

情景交融

循着心的方向

○朱敏江

在众多的植物当中,向日葵属于特征尤其明显的一类。你看,一望无际的田野中,托着一个脸盆似的“大圆盘”,没有人会说自己不认识。而它最大的标签,则是每天都会跟随着太阳,朝着心中的方向慢慢转动。因此有人说,向日葵就像健康的人生,坚定而执着地向着梦想前行。

和朋友上牛尾山,一路古木参天,脚踩厚厚的落叶,犹如踩在柔软的西域地毯之上。下山的时候,在一转角处,我被眼前的一幕景象所吸引。这里有一棵樟树,树干庞大,但树冠不是我们常见的近似于伞状。它的枝条几乎一

顺儿都是朝向北边生长,叶片交叠,密布于枝条之上,硬是在宽阔的路面上,横空架起了一道密密匝匝的浓荫。驻足端详,我找到了一些端倪。樟树的东边紧挨着一座两层的房子,既挡住了阳光,也没留下太多的生长空间。南边有一棵更大的树,显然它来得更早,已经占据下大片的位置,奠定了一树独大的地位。而西边则是一堵巨大的岩壁,那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冰冷阻隔。

唯有北面还留有一线空隙,留有丝丝缕缕的阳光。对阳光的渴望,对生长的执着,让樟树汇聚全部力量往这唯一的空隙生长,从而形成了一幅极不对称的景象。

樟树用行动告诉了我们,寻找心灵的方向,勇敢地走出去,才能让自己置身于充足的阳光下。

陪妻子到她的老家,那是一座异常高大的山。群峰掩映的山路旁,一块大石跃入眼帘。大石不高,直削削而立,岩石中间的夹缝有一棵小树,如同一枚楔子嵌入其中。小树没有几张叶片,但是它的底部有一团物体,看起来特别显眼。我猜这应该也是它的树枝吧,因为夹缝狭小无法伸展,所以蜷曲成一团。

好奇心驱使我移步向前。细看,这一团竟然不是树枝,而是根须,这样看起来树身就更显矮小了,枝叶寥寥无几,而根须则密密麻麻。此岩石质地坚硬,唯有这一处夹缝有一植物,其他地方寸草不见。说是夹缝,其实仅是一丝裂缝而已,雨水冲刷后也极少有泥土。既没有宽松的空间,也没有可供充分吸收的土壤养料,生存条件极其恶劣。

再看,小树的根须因为找不到落脚点,有很多是干枯的,在山风中轻轻飘动。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,它不断地伸出根系寻找着力之处。在一轮轮不懈的探寻中,很多根须都以干枯而告终,但同时,也有几根顽强地扎入了石缝。就是这几根看似微不足道的

真情流淌

难以割舍的一盏油灯

○厉守龙

因旧村改造,老宅面临拆除,日前,我与弟妹曾经跟已故父母共同生活过的老屋清点家什。当弟妹把一些老物件丢出去时,我硬是把一盏油灯留住了,因为它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。

这盏布满灰尘的父亲亲手做的煤油灯,曾伴随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。其时,我在初中读书,晚自习教室里挂的是两盏充气很足的煤气灯,而周六回家晚上写作业,与家人合用的那盏昏暗的煤油灯,实在让人感到费神和不适。父亲察觉到此,捡来一个小铁盒,变着法儿地做成了一盏简易的煤油灯。那晚,父亲当着家人隆重宣布:“这盏灯是专门给守龙做作业用的。”以后,这盏灯始终伴随着我,且这盏灯的油始终是满的。

1968年7月,我高中毕业成了回乡知青。头几天,我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十年寒窗转头空,似乎什么前途理想都没有了,白天在生产队勉强应付,晚饭后便蒙头大睡。一天晚上,父亲把我叫醒,点燃他亲自做的这盏灯,又拿来煤油把灯瓶

填满。“你看,油加满了,灯花是不是开得更大?”我边说“是呀”,边想,这么简单的问题,父亲为啥还要问。接着,父亲郑重其事地说:“你今年20岁了,十八九岁松树都要连根拔,就像这盏加满油的灯,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;国家形势你左右不了,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思想,左右自己的行动。”顿了顿,他指着油灯接着说:“做人就要像灯一样,只要灯油不干,火花就不会熄灭。”

听了父亲这番蕴含哲理的话如醍醐灌顶,我很快从迷茫中走出来,振奋精神一心投入到劳动、工作和学习中。而后,因表现出色被推荐担任民办教师,又很快入党。再后来,我被破格转为公办教师,又破格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,连年获得教学写稿双丰收。即使退休整10年,我也不让平生一日闲。

见物如见人。我似乎又看到了父亲,在煤油灯下为我的这“必要的一课”。也许没有这一课,就没有今天的我,所以这盏煤油灯是我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。



蝶恋花

郭建生 摄

微型小说

晨练危机

○边庆祝

3年前,每天早晨,峰都会被女儿摇醒。“爸,你快去看看我妈妈吧,她现在天天晨练,身边有好几个帅哥陪着她呢!”女儿眨了眨眼睛说。

峰赶紧费力地爬了起来,招呼女儿:“竟有这样的事?赶紧推我出去,我也要晨练!”女儿开心地笑了。

“妈,你不管我爸了吗?我爸一直在晨练,他现在事业有成,资产雄厚,你可要小心陪他一起晨练的那些美女哟……”

丽一听,赶紧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,拽起女儿就往外跑:“再不管管你爸这还得

难忘记忆

父亲与舅公丰子恺的往事

○周建巨

我的父亲周志亮是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亲外甥。父亲在浙江练市镇是个出名的老实善良人,他一辈子教书育人,桃李满天下;他擅长画画,精通数学;他淡泊名利,克勤克俭,人缘很好。1984年1月初,父亲因脑溢血去世,没有留下一句话,享年仅66岁。

今年,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,我凭着回忆,记录父亲周志亮与舅公丰子恺的点滴往事,以表深切怀念之情。

1975年春天,舅公丰子恺在阔别38年后,第一次回到故乡石门湾南浜探亲。父亲兴奋极了,叫我一一道去看望舅公。记得那天我从插队的乡下回家,父亲告诉我:“舅公回石门探亲了。”要和我一起去看望舅公。我高兴极了,不顾雨天路滑,徒步赶往石门湾。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时,只见舅公由次女婉音、外孙女春

杨及学生胡治均三人陪同,刚乘轮船从上海到达石门。舅公满面红光,衣着简朴,手持拐杖,留着长长的胡须,戴着一副老式眼镜,一对笑咪咪的眼睛,闪烁着亲切慈祥的目光。父亲见到了舅公,立即奔过去拥抱他,喃喃地说:“舅舅,你终于回来了,我们大家好想你哟。”舅公也回应道:“大家好吗?我也想你们哟……”

此时,石门镇的领导也来了,他们握着舅公的手,正在谈论着什么。我走近一听,原来镇领导想用轮船送舅公到乡南下浜,可舅公不想麻烦当地政府,说了半天也不肯,执意要坐我们准备的小农船,嘴里还重复着说:“不要当我是大客人,不要当我是大客人。”随后,父亲和学生胡治均搀扶着舅公,小心翼翼地上了农船,石门镇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涌出来送行,石门桥上人头

攒动。当舅公转身向乡亲们挥手告别时,突然泪珠如断了线似的滚滚而下,他不停地向乡亲们挥手,口中饱含深情地念着贺知章的诗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,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听着他那发自肺腑的倾吐,父亲在场的乡亲们一样,泪流满面。

舅公的到来,惊动了四方亲友,更吸引了一大批酷爱艺术的年轻人。每天前来看望舅公的人络绎不绝,他们拿着自己的作品,恭敬地向舅公求书、求画、求学问。舅公看到故乡还有这么多青年追求知识、用功学艺,显得非常高兴,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,并给他们讲述自己当初治学的经验。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后来者居上,后生是中国的希望,这些作品等我看了再还给你们;而这些礼物是不应该出现

闲情逸致

我的自留地

○姚崎锋

久居乡下,得学会种地,种地的收成在其次,亲近泥土,学点农技,又活动筋骨,还能体验收获的意义,自然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我的自留地就在老家的50米处,这里原本是一大块征用地,因故搁置,四周暗流多水源足,附近的村民(有些是被征地者)依旧多有开垦。除了一大片的芦苇荡,别的陆续被开垦成了水田加菜地,水田里多种芋艿和茭白,菜地里种的货色就多了。

在这里,我家是非原住民,我只能在大家弃之不用地方,开垦出了一大块地。这片区域,当初是杂草丛生,我费了好大劲才开出这块地来。我又在水田一角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池子,蓄了水,不用怕缺水期浇灌的问题,同时也可以养些小鱼小虾,算是怡然自得了。说起这个池,也是费了一番力气,要知道当时是覆盖着厚厚一层水筒花,下面的茎须尤其难清理。

菜们正在地里接受阳光雨露,正在成长,有些是无需借助外力的,它们自有无穷的生命力,而且会以令你向往并惊拖的姿态呈现。你看,茎叶粗大了,腰杆变长了,抽出了须,开出了花,结出了果,这每天都在变化的神奇让我感叹每一个细小生命的力量,它们都是我一生需要学习的榜样。

凡人凡事

妈妈的诗和远方

○王珍

和妈妈住在一起,我学着关心蔬菜和粮食,开始逛菜市场。发现菜场并不像我想的那样,买菜的人除了婆婆妈妈,有很多的年轻男女,特别是非工作时段。菜场的支付方式也早就融入了支付宝和微信,相比于其他店商,菜场的实体购物更属高频刚需。

好,不斤斤计较。他们每次见到妈妈都会像看见熟人那样打招呼。一来二去,妈妈和他们竟然像朋友一样。

有一天买菜回来,妈妈跟我说,她常去买刀切馒头的那家铺子关门了,打听了一下说是店主出了车祸。接下来几天,妈妈就长吁短叹,说,不知道那人伤得重不重,不知道在哪家医院住院,老是叨念着想去医院看看他。

后来,我们家门口开了两三家菜店,鸡鸭鱼肉、果蔬、调料、粮油等品种齐全,我觉得蛮方便的。但妈妈还是隔三岔五要坐三站公交车跑闲林农贸市场,说那里的菜新鲜,摊、铺多,有更大的选择余地。妈妈说,虽然门口的菜店也是天天进货,但那些菜运来贩去的,到我们手上都不新鲜了,哪像农家拿出来卖的菜,都是当天一早摘的,透新鲜。所以,她宁愿大老远地拎一堆菜挤公交车。

闲情逸致

闲情逸致